



08054

宋王益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懋校梓

元帝

孝元皇帝諱爽宣帝太子也母曰共讀曰恭哀許皇后

八歲立為太子黃龍元年十二月宣帝崩癸巳太子

卽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

太后本紀外戚傳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

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

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即古曰羅網也不逮言意識所不及斯豈刑中

卷三

西漢紀紀

元帝

一

退補齋藏板

之意哉師古曰中當也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

便安萬姓而已刑法志

初元元年按原本脫去此四字今補入三月癸卯封太后兄侍中

中郎將王舜為安平侯本紀恩澤侯表捷仔父丞相少史王

禁為陽平侯位特進丙午立王捷仔為皇后五行志考異

曰通鑑書三月丙午立皇后王氏封后父禁為陽平侯按侯表王禁以三月癸卯封在立后之前三日又

五行志云三月癸卯制書曰封捷仔父丞相少史王禁為陽平侯位特進丙午立王捷仔為皇后觀此則

立皇后在封禁後明矣通鑑誤今從五行志及侯表禁自是盛費用事游宦求

官於京師者多得其力褚先生史記補表夏四月客星大如



瓜色青白在南斗第二星東可四尺天文志五月渤海

大水溢天文志上遣使者徵琅瑯貢禹及王吉吉年老

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王吉傳以禹為諫大夫

數虛已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

而不瑀輿彫同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

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他賦

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

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孝

卷五

西漢年紀 元帝

二

退補齋藏板

文皇帝衣絺徒奚反履革器亡瑀文金銀之飾後世爭

為奢侈轉輾益甚臣下亦相放甫往反效衣服履絺古袴

字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眾人不能別異

甚非所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

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

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

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

官三已定亡可柰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

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



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  
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  
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  
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以  
爲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饑而死死又不葬爲犬豬  
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太肥氣盛怒至乃曰  
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  
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與寘同後宮

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

卷三

西漢年紀 元帝

三

退補齋  
藏板

錢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  
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猶未  
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  
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今天下饑  
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  
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  
惟王上帝臨汝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  
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  
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



其忠貞傳珠厓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賈損之傳淮陽中

尉韋元成爲少府水衡都尉馮奉世爲執金吾平昌

侯王接爲衛尉百官表接無故子外戚傳史高以外屬領

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爲之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

傳舊恩甚見尊任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

宗室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

金敞竝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讀曰導上以古

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讀曰嚮納之史高充位而已與

望之有隙長安人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

卷三十一

西漢年紀 元帝

四

退補齋藏板

重於天下無二然眾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

者何也彼誠有所聞也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仰

讀曰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

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

譽是以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

體勞心以求賢爲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

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者也平

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

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歛同然歸仁與



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爲國器以此顯示眾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史薦衡於上上以爲郎中上初卽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爲宗正蕭望之劉向匡衡傳百官表通鑑考異曰通鑑載於初元二年按百官表更生爲宗正在初元元年今從表

初元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賜雲陽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本紀蕭望之周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言許史過失後朋行

卷五十二

西漢年紀 元帝

五

退補齋藏板

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爲黃門郎朋楚士怨恨更求人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宏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吏卽挾朋及待詔華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喬等待詔以行污穢不進欲入堪等堪等不納官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



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宏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外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卽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卽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

卷三

西漢年紀 元帝

六

退補齋藏板

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

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蕭望之傳二月

丁巳立弟竟爲清河王本紀諸侯王表 考異曰通鑑考異云荀紀竟作寬今從漢書作竟今按荀紀亦作竟字未知溫公所見本與今不同何耶 按漢書本紀荀紀立清河王俱屬正月此獨從年表作戊午地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皇

廟殿壁木飾壞敗完音道縣城郭守寺及民室屋壓

殺人眾山崩地裂水泉湧出本紀 考異曰劉向傳作三月今從元紀以爲

二月三月壬申立廣陵厲王太子霸爲王本紀詔侯王表詔丞

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本紀按

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本紀按



原本無詔丞相以下與下文考異不合今補入待詔宦者署東海翼奉奏封

事曰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以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

卷五

西漢年紀 元帝

七

退補齋藏板

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疎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迺爲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舊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疎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爲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



陰氣應天救時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

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

是矣惟陛下裁察翼奉傳考異曰荀紀載於七月

地再震之後按本紀二月地震下

詔舉直言奉當以此時上疏至七月特詔公卿得言

奉不為公卿安得言也今取而附於二月下詔求言

之後令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寬中薦言博士張

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禹

駙馬都尉侍中史丹自帝為太子時以父高任為中

庶子侍從十餘年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

丹護太子家丹待詔鄭朋薦太原太守張敞先帝名

卷五

西漢年紀 元帝

八

退補齋藏板

臣宜傳輔太子上以問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吏任

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徵敞欲以為左

馮翊會病卒敞傳五月客星見昴分居卷舌東上感悟

下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故前將軍蕭望之傳

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

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劉向蕭望之傳

天文志本紀

考異曰本紀在今冬通鑑載於四月按劉向傳曰前

宏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是望之黜免在三

月地震前也又曰夏客星見昴卷舌土感悟下語

賜望之爵關內侯望之傳亦曰後數月賜望之爵關

內侯本紀書於冬固誤也又按天文志云夏五月客

星見昴分居卷舌東則望之封在五月無疑也通鑑



書在四月亦誤也 六月關東饑齊地穀石三百餘民多饑死

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北假田官

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 本紀食貨志 考異曰秋通鑑書四月今從本紀

七月己酉地復震 翼奉傳荀紀通鑑 考異曰荀紀書於七月劉向傳云冬地復震按

本紀七月詔曰一年中地再動當是荀紀為是今從之 上以關東連年被災害

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於是數以朝日 顏曰五日

一聽朝故云朝日 引見丞相御史入受詔條責以職事曰惡

吏負賊妄意良民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

反繫亡家後不敢復告以故寢廣民多冤結州郡不

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二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

多不任職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 讀曰促 其租以

故重困關東流民饑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

府藏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今丞相御史

將何施以塞此咎悉意條狀陳朕過失丞相于定國

上書謝罪 于定國傳 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

宏恭石顯白皆以為中郎 劉向傳 上器重蕭望之不已

欲倚以為相 劉向蕭望之傳通鑑 恭顯及許史子弟侍中諸曹

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

卷五

西漢年紀 元帝

九

退補齋藏板



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尙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爲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爲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爲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爲將軍高后孝文之閒卒爲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邱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

卷三

西漢年綱

退補齋藏板

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當有詔問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爲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宏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于具反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



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  
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  
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元成諫大夫貢禹  
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  
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  
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  
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  
亦坐使子上書自寬前事恭顯曰令諸獄置對望之

自殺劉向傳 按原本無而望之石顯聞眾人匈匈言

卷三

西漢年紀 元帝

十一

退補齋藏板

已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媢所諫反已病之是時明經

著節士貢禹爲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

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

爲不如譖望之矣石顯傳是歲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

漸化爲雄有冠距將鳴五行志荀紀 考異曰五行志以爲初元中不明載年荀

紀載於此中書令宏恭病死石顯爲中書令是時帝

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

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

幸傾朝百寮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



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辨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被以危

法

石顯傳荀紀

初元三年春令諸侯相位在郡守下本紀珠厓連年不

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待詔金馬門賈捐之建議以

為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

之曰珠厓內屬為郡久矣今皆畔逆節而云不當擊

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

死竭卷卷與奉同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

卷三

西漢年紀元帝

十一

退補齋藏板

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

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湖南暨

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讀曰預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

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

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羌氏南不

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

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

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揅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

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



過閩粵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  
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盛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  
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當此之  
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  
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  
行故諡爲孝文廟稱太宗至於孝武太倉之粟紅腐  
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採平城之事  
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  
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元菟樂音浪音郎音爲

卷五

西漢年紀 元帝

三

退補齋  
藏板

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  
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  
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  
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鬼號於道老母寡婦  
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  
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  
太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  
獨有齊楚民眾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  
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



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忍  
欲驅士眾擠子詣子  
奚二反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

以救饑饉保全元元也毛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  
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  
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  
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  
郡縣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  
蛇水土之害人未見敵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  
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

卷五

西漢年紀 元帝

古

退補齋  
藏板

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見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  
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  
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況於勞師遠  
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  
臣愚以爲此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  
且無以爲願逆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對奏上以  
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于定  
國以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  
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



三萬萬餘尙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  
議是上乃從之珠厓由是罷按罷珠厓事史鑑俱載  
於三年春此本獨附二  
年之未恐未是  
今移入此處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

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捐之賈  
誼曾孫也捐之  
傳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翼奉

上疏曰臣前言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  
省荅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  
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酒深知天道之可  
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聞卒其終始上復延問以得

卷三

西漢年紀 元帝

五

退補齋  
藏板

失奉以爲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疎  
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  
困國虛所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迺上疏曰臣  
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  
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  
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  
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  
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大各  
反用百金  
重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



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太和百姓給足德流後嗣如

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

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

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皋右

阻黽池前鄉讀曰崧高後介大河建築陽扶河東南

北千里以爲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

娛東厭一葉反諸侯之權西遠于萬反羌胡之難陛下共

讀曰恭已亡爲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

爲高宗漢家郊北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

卷三

西漢年紀 元帝

六

退補齋藏板

難買讀曰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眾制皆定

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臣聞三

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

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

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

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

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峻命不易今

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

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迺費士孝武



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  
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讀曰邵之佐今

東方連年饑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  
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  
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

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  
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  
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  
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

卷五

西漢年紀 元帝

七

退補齋藏板

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  
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荅曰問奉今園  
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  
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  
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翼奉傳 貢禹上

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大半以寬繇役禹傳 考異曰

貢禹傳載於禹爲御史大夫之後按百官表禹以初  
元五年爲御史大夫本紀罷甘泉建章官衛在三年

不應禹五年尙以爲言也當是傳誤通天子悼恨蕭

鑑移於是年下詔之前爲是今從之

望之之死乃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爲光祿



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

劉向傳百官表紀載於永光元年百官表載

考異曰

於此年今從表

是歲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傳執金吾馮奉

世爲右將軍典屬國加諸吏之號

奉世傳

侍中衛尉許

嘉爲右將軍表

百官表

淮陽相泰山鄭宏以高第入爲右

扶風京師稱之宏所至皆著治迹條教法度爲後所

述表

百官表

班固曰宣帝時良吏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

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

誅王武黃霸朱邑龔遂鄭宏召信臣等所居民

卷三十一

西漢年紀

元帝

六

退補齋藏板

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

德讓君子之遺風矣

初元四年是歲皇后曾祖父濟南平陵王伯墓門梓

柱更生枝葉上出屋

五行志荀紀

王莽生

五行志

少府韋元

成爲太子太傅

元成傳

初元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

本紀按原本

無春正月以下求殷後事未有緣起當是脫誤今補入

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

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

能祀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



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  
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  
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  
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  
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  
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  
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  
遂見寢梅福傳三月行幸雍祠五時本紀夏四月彗星出  
西北赤黃色長八尺所後數日長丈餘東北指在參

卷三

西漢年紀 元帝

九

退補齋藏板

分天文志

詔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眾僚久慮古曠字

未

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陰陽爲變咎流萬民朕  
甚懼之乃者關東連遭災害饑寒疾疫天不終命詩  
不云乎凡民有喪先扶反匄步得反救之其令太官毋  
曰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罷角抵  
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  
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賜宗室子有屬籍  
者馬一匹至二駟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三  
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省刑罰七十餘



事又東觀漢紀載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除光祿大夫以下至郎

中保父母同產之令從官給事官司馬中者得為

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本紀應劭曰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

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顏曰司馬門者宮之外門也衛尉有入屯衛侯司馬正衛出巡宿衛每面各

二司馬故謂官之外門為司馬門御史大夫陳萬年卒荀紀子咸以萬

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

遷為左曹萬年當病召咸教戒于牀下語至夜半咸

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汝汝反睡

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謂

卷三十一

西漢年紀 元帝 三

三

退補齋藏板

古語也萬年乃不復言萬年死後帝擢咸為御史中

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

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顯權咸頗言顯

短顯等恨之萬年傳六月辛酉長信少府貢禹為御史

大夫百官表先是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與于定國並位

論議無所拂至禹代為按原本無陳萬年以下二十三字今補入御史大

夫教處駁議定國明習政事卒常丞相議可于定國傳華

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于得賢御史之官宰相

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



有智略可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  
乃下其事匡衡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  
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  
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  
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  
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之于太公猶試然後  
爵之又况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  
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  
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

卷三

西漢年紀 元帝

三

退補齋  
藏板

稱雲欲令爲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  
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

朱雲傳

貢禹自

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  
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  
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  
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  
歲乃出口錢自此始禹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  
意於農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漢家鑄錢及諸  
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以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



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以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眾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才兀反草杷蒲巴反土手足胼步干反抵竹尸反已奉穀租又出稟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

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

卷五

西漢年紀 元帝

三

退補齋藏板

賈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無復以爲幣市井勿復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歸於農復古道便再傳議者以爲交易代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製禹議遂寢食貨志禹又言諸宮奴婢十萬

餘人戲游亡事稅良民以給歲費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廩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侯望又欲

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



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  
絮賤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爲吏  
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  
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  
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事闢地廣境數千  
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讀曰耆讀曰嗜讀曰欲用度不足乃  
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  
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  
則擇便巧史書習于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

卷五

西漢年紀 元帝

三

退補齋藏板

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以苛暴威服下者使  
君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于世欺謾而善書者尊  
于朝詩布內反逆而勇猛者貴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

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  
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  
于世行雖犬豕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  
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  
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于是察其所以然者  
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誅不



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  
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  
蓋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  
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讀曰之故四

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竹仲反况乎

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  
天地之助其于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  
天下易于決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  
者甚眾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

卷三十一

西漢年紀 元帝

五

退補齋藏板

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醜  
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  
誅姦臣遠放調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  
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  
歸于農如此不懈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  
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  
馬傳匈奴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恐漢擁護呼韓邪而  
不助已用辱漢使江乃始等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  
爲內附漢議遣衛司馬長安谷吉送之既至邳支單



于怒竟殺吉等

考異曰按陳湯傳初元四年郭友未侍子元紀五年谷吉使匈奴不還及

湯傳云御史大夫貢禹議吉不可遣按禹今年六月始為御史大夫或者郭支以四年求侍子而吉以五年使匈奴也今從

通鑑載于五年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

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

子是其議未及施行十二月丁未禹卒天子賜錢百

萬以其子為郎丁巳長信少府薛廣德為御史大夫

廣德為人溫雅有醜藉及為三公直言諫爭

韋元成貢禹薛

廣德傳百官表

瑯邪諸葛豐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

為之語曰閒何闊逢諸葛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

卷三十一

西漢年紀 元帝

三

退補齋藏板

夫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

事與章相連豐案劾欲奏其多事適逢許章私出豐

駢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

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豐亦上疏於是收豐節

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臣豐驚怯文不足以

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

尉未有以自効復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

之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

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

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



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  
罪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卻就斧鉞之誅誠臣  
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尙猶有勿頸之交今以四  
海之大曾無仗節死誼之臣卒盡苟合取容阿黨相  
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於  
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  
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  
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爲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  
不容使尙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司隸者刺舉不法善

卷三十二

西漢年紀 元帝

三

退補齋  
藏板

善惡惡非得顯之也勉處中和順經書意恩深德厚  
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音滿願賜清宴唯陛下

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

諸葛  
豐傳



西漢年紀卷二十三

宋王益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元帝

永光元年春三月隕霜殺麥苗詔曰五帝三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豈斯民異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賢也是故王人在位而吉士雍讀曰壅蔽重以周秦之弊民漸薄俗去禮義觸刑法豈不哀哉繇此觀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厲精自新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賜吏六百石以上

卷三

西漢年紀 元帝

退補齋藏板

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級為父後者民一級女子百戶

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荀紀本紀

夏四月日色青白亡景

日中有景無光

五行志

上詔責三公曰郎有從東方來

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

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欲知其實方

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

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宜各以誠對毋有所諱

于定

國傳秋九月上爵祭宗廟

按原本無秋九月以下八字與下文考異不合今補入

丞相于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御史大夫薛廣



德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歸

縣其安車傳子孫薛廣德傳考異曰百官表載七月辛亥章元成爲御史大夫則是廣德之免亦在七月矣至於定國之免乃以爲十一月戊寅按廣德傳云秋

酉月餘以歲惡民流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

爲御史大夫凡十月廣德以去年十二月爲御史大夫則是九月爲是又考于定國傳上詔責三公云方

今年歲末可預知也卽有水旱其憂不細使已至十月不應云年歲末可預知也傳所載前後參錯未知

孰是今皆削去日月載於秋醕之後上之爲太子也受經於太中大夫

孔霸及卽位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哀

成君給事中及霸薨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

錢帛策贈以列侯禮諡曰烈君霸孔子十三世孫也

孔光傳 戊子侍中衛尉王接爲大司馬車騎將軍百官表

是日月乃有光五行志石顯憚周堪張猛數譖毀焉考異

曰劉向傳作恭顯按是時宏恭已死今從通鑑削去恭字劉更生懼其傾危乃上

封事諫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

蒙恩竊見災異竝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

念忠臣雖在古畝字畝猶不忘君倦倦讀與之義也

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

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食汝反愚意退

藏板

退補齋

元帝

西漢年紀

卷三



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卒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遘眾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讀曰鳥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

卷三

西漢在紀 元帝

三

退補齋藏板

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與

同我釐與來麩音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

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

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眾小在位而從

邪議歛歛音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音

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君子獨處守正不撓汝教眾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

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

辜讒口噉噉音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



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土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憊干戚反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眾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竝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

卷三

西漢年紀 元帝

四

退補齋藏板

周大夫祭

則介反

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

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

恣諸侯皆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隕

丈爾反

彗星三見夜

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

五石隕墜六鵠

五歷反

退飛多糜有蜮

音

蜚鸚鵡來巢

著皆一見晝暝晦雨

于具下

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

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

旱饑蝻螽

音

音

螽蟊午竝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



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莫侯戎伐其郊

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

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

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

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

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

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汝救忠讒並進章交公

車人滿北軍朝臣外午五故膠戾乖刺來曷更想讒

卷五

西漢年紀

元帝

五

退補齋藏板

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

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

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

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

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

朝羽翼陰附者眾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

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下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

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

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



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皮鄙反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

卷三

西漢年紀

元帝

六

退補齋藏板

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麀麀

彼驕反

見晁聿消與易

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

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

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

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

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

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

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非石不可轉也言守

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



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  
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  
奏佞譎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  
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  
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  
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  
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  
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  
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

卷三

西漢年紀 元帝

七

退補齋  
藏板

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  
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  
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眾賢至類相致也今佞  
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  
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  
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  
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  
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  
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



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  
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  
黨壞散險誑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決  
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  
眾祥竝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誠  
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効今  
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石顯  
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劉向傳長安令楊興  
與賈捐之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

卷十三

西漢年紀 元帝

八

退補齋藏板

得見言君蘭京北尹可立得

考異曰荀紀作君蘭通鑑從漢書今從之興

曰縣官常言與瘡

與俞同

薛大夫我易助也君房下筆

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爲尙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  
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爲京兆京兆郡國首尙書  
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  
可爲將軍期思侯竝可爲諸曹皆如言又薦謁者滿  
宣立爲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  
宣廟立止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興曰我復見言君  
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上信用之今欲進



第從我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爲薦  
顯興奏以爲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爲諸曹又  
共爲薦興奏以爲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  
乃下興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王禁與顯共雜治  
奏興捐之懷詐僞以上語相風讀曰更上衡相薦譽  
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  
驚朕師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請論如法捐之竟  
坐棄市興減死罪一等髡鉗爲城旦捐之上之爲太  
子也歐陽地餘以中庶子授經及卽位地餘侍中貴

卷三十一

西漢年紀 元帝

九

退補齋藏板

幸是歲爲少府

百官表 儒林傳

故建章衛尉丙顯爲太僕百官

表匈奴呼韓邪單于民眾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

以自衛不畏邽支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久之單

于竟北歸庭民眾稍稍歸之其國遂定

匈奴傳 通鑑

永光二年春二月丁酉御史大夫韋元成爲丞相封

扶陽侯右扶風鄭宏爲御史大夫

百官表 元成傳

上問給事

中匡衡以日食地震之變及政治得失衡上書曰臣

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

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



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  
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  
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  
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緩之而安今  
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僻  
讀曰之意縱紀綱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  
之黨隆苟合徼倖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  
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一曠然大變其俗  
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

卷三

西漢年紀 元帝

十

退補齋藏板

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  
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  
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  
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  
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  
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得禮讓  
而上克暴或忤害好陷人于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  
者眾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  
有由然也臣切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



深故篤于行而廉于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  
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  
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  
審所尚而已今之僞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  
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  
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  
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  
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  
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

卷三十一

西漢年紀 元帝

十一

退補齋藏板

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  
以異于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  
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  
人之際精祲子鳩反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事作乎下  
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  
蔽則明者晦與暗同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  
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于賦斂多民所共  
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  
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



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義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宏于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遷為

光祿大夫太子少傅

匡衡傳

秋七月隴西羌多

所廉先庶二反

卷五

西漢年紀 元帝

五

退補齋藏板

姐音紫

旁種反詔召丞相韋元成御史大夫鄭宏大司

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馮奉世人議

是時歲比不登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

百四方饑饉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元成等漠然

莫有對者奉世曰羌人近在境內背畔不以時誅亡

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

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

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于折傷再三發輶則

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者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



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  
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爲民方收斂時  
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  
饑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敵國皆有輕邊吏  
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敵見兵少必不  
威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  
見羌人乘利諸種竝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  
得止于四萬非財幣所能解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  
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

卷三

西漢年紀 元帝

三

退補齋藏板

人于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爲名典屬國  
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爲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  
國爲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爲前軍屯臨洮奉世爲  
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前軍到降同阪府板反先遣校尉  
在前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人  
盛多皆爲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  
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馮奉世傳八月上令

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爲奮武將軍  
以助馮奉世奉世上言願得其眾不須復煩大將因



陳轉輸之費上于是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曰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羌人進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爲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書言羌人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勢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爲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非爲擊也今發三輔河東宏農越騎

卷三

西漢年紀 元帝

丙

退補齋藏板

迹射飲飛穀者

劉德曰穀者謂能張弩者

羽林孤兒及呼速索追

反噤乃穀反

種方急遣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

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眾心舉而無悔擒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人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人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間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爲建威將軍未進聞羌破



還上曰羌人破散創艾亡逃出塞其罷吏士頗留屯

田備要害處本紀馮奉世傳是月天雨草如莎相膠結如彈

丸五行志荀紀按原本天雨二語在前上令是歲

有獻雄鷄生角者五行志陽平侯王禁薨子鳳嗣五行志

左馮翊嚴彭祖為太子太傅百官表彭祖延年弟也嚴延年

年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

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知宰相願

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

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初彭

卷五 西漢年紀 元帝

五 退補齋藏板

祖與魯國顏安樂事睦孟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

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

之學儒林傳隴西太守馮野王為左馮翊百官表野王奉

世子也石顯見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健仔

在內顯必欲附之薦言健仔兄謁者遂干旬反修救宜

侍帷幄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遂請閒言事上聞遂

言顯專權大怒罷遂歸故官石顯傳

永光三年春二月馮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光祿

勳如故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虜桀黠賊害吏民攻



隴西府寺燔燒置亭絕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

勳奉世前將兵征討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

以萬數賜奉世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

裨將校尉三十餘人皆拜本紀奉世傳三月立皇子康為

濟陽王本紀康傳昭儀子也昭儀少為上官太后才人

自帝為太子得進幸帝即位立為婕妤欲殊于後宮

以其有子為王上尚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

賜以印綬位在婕妤上昭其儀尊之也外戚傳秋七月

壬戌以平恩侯許嘉為大司馬車騎將軍百官表帝悼

卷五

西漢年紀 元帝

去

退補齋藏板

傷母其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

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

送還白太子懽悅狀帝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

稱萬歲久之育一男失之許皇太后傳是歲郡國置五經百

石卒史儒林傳序侍中中郎將王商為右將軍百官表

永光四年夏六月甲戌孝宣園東闕災戊寅晦日有

食之按原本無夏六月以下今補入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

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

賢之命而傅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議論正直秉心



有常發憤悃

口本反 平力反

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

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

一甲反

遂退卒不克明往者眾

臣見異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曖昧說天託咎此

人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

臻眾亦嘿然堪治末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

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

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

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

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

卷五

西漢年紀

元帝

七

退補齋藏板

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

讀曰申

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

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

書事張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尚書五

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

劉向傳

東郡京房學易於梁人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

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

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以孝

廉為郎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

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



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  
異可息詔令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  
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  
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  
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爲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  
宏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考異曰此事通鑑載于建昭二  
年按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皆  
以房言煩碎不可許唯御史大夫鄭宏光祿大夫周  
堪初言不可後善之然周堪爲光祿大夫在永光四  
年未幾疾瘖而卒則房此事在永光四年明矣今載  
于周堪拜光祿大夫之後按考異稱載此事於周  
堪拜光祿大夫之後而此上不書拜周堪月日疑有

卷五

西漢年紀 元帝

六

退補齋藏板

脫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顯友人五鹿充中爲尙書  
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常宴見問上曰  
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尙何道房曰  
今所任用者誰與考異曰故資政殿學士邵亢得兩浙錢王寫本漢書無亂邪二字有  
上曰亦極亂耳尙何道房曰然幸其瘡於彼又以  
爲不在此人也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論  
房罷出房傳按原本無上曰然以下語意未完今節錄房傳補入光祿大夫領  
尙書事周堪疾瘖不能言而卒石顯誣譖張猛令自  
殺於公車劉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



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已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劉向傳

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

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

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孝宣本始二年復尊孝武

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

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

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為百七十六又園

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

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月伏

卷三 西漢年紀 元帝 九

退補齋藏板

立秋貍婁又嘗築八月先夕饋發皆一太牢耐祭用

九太牢十月嘗稿又飲蒸二太牢十月嘗十二月臘

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與此上則為十二祠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

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

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

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

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

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貢禹嘗以為言至是乃下詔先

議罷郡國廟日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

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



益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

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

乎吾不與讀曰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

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元成御史大夫鄭

宏太子太傅巖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

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

心也故唯聖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立廟京師之

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

卷三十三

西漢年表 元帝

三

退補齋藏板

議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

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

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

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奏可成傳

九月戊子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

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冬十月乙丑罷祖

宗廟在郡國者本紀韋元成傳諸陵分屬三輔本紀顏曰

屬二帝今各依其地界屬三輔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為初陵詔曰

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



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  
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  
不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  
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  
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爲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  
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又罷  
先后父母奉邑

紀本

十一月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

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  
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慄恐懼不

卷五

西漢年紀 元帝

三

退補齋  
藏板

敢自顯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  
士議丞相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  
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  
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  
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廟父爲昭子爲穆  
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  
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  
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  
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



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  
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  
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  
爲謚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爲  
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  
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  
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  
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  
二十九人以爲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

卷三

西漢年紀 元帝

三

退補齋  
藏板

受獻罪人不孥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絕人類親賜長  
老矜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爲帝者太  
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  
夷宜爲世宗之廟諫大夫更始等十八人以爲皇考  
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  
一年

韋元  
成傳

永光五年夏及秋水潁川汝南淮揚廬江雨壞鄉

聚民舍及水流殺人

五行志

吏從官縣被害者與告士

卒遣歸

本紀

冬上幸長楊射

食亦反

熊館布車騎大獵

本紀



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爲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爲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一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卽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於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丞相元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

卷五十三

西漢年紀

元帝

三

退補齋藏板

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景皇帝爲昭孝武皇帝爲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爲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十二月乙酉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廟園議者又以爲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淨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眾風雨之氣非所爲清淨也祭不欲數數所角反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修上



亦不改也

韋元成傳本紀

是歲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

河絕

蒲州志

建昭元年秋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枳道

紀是歲丞相元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

之母非適

讀曰嫡

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

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

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

元成傳本

太子太傅匡衡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傅

讀曰附

經以對言多法議上以為任公卿由是為光祿

卷五

西漢年紀

元帝

三

退補齋藏板

卿

匡衡傳百官表

帝好詩衡為光祿勳居殿下以詩授教左

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曰以尊貴

褚先生補史記

少府

歐陽地餘卒尚書令五鹿充宗為少府

百官表

貴幸為

梁邱易自宣帝善梁邱氏說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

充宗與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

疾不敢會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齊

子私反

登堂抗首而

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

竹煥反

五鹿君故諸儒為之

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為博士

朱雲傳

建昭二年春正月上令京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



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

考功法晉灼曰丞令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

自除二尉負其辜以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唐得

以考功法治郡房傳考異曰通鑑載於六月以後

上封事則房之除守當六月乙亥立皇子興為信都

王諸侯王表本紀尊其母馮婕妤為昭儀外戚傳房至陝上

封事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

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此陛下欲正消

息雜封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強弱安危之

卷三

西漢年紀

元帝

五

退補齋藏板

機不可不察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太陽復侵色至

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

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

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

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

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

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乃蒙氣

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

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於人天



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王欽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爲博道其語以爲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己故爲眾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爲子偽國忠今欲令王上書求人

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博曰前楚王朝薦士何爲不可房曰石顯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卽朝見勸上行考

卷三

西漢年紀 元帝

三

退補齋藏板

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宏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鈎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爲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柬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之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誑誤諸侯王皆下獄有司請逮捕淮陽王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欽免冠稽首謝罪八月房及博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邊

考異曰本紀及荀紀



書京房列皆在此年未按傳云房去至新豐上封事  
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效又曰至其七月漏水  
已出道人當逐死是房之去此書之上蓋在七月也  
又云房去月餘竟徵下獄是房以七月去以八月下  
獄棄市也御史大夫鄭宏坐與房善免官此事是在  
房下獄棄市之後百官表載匡衡爲御史大夫乃在  
八月癸亥蓋知房之死宏之免俱在八月明矣考異  
爲紀不知日月故繫之年未爲是今從通鑑書於匡  
衡爲御史大夫之前

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爲鄭宏言之宏坐免

爲庶人房傳准陽王傳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石顯

而與左曹中郎將泰山王章槐里令朱雲相善雲數

上疏言丞相韋元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而咸與章

共短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讀曰吏殺人羣臣朝

卷三

西漢年紀 元帝

三

退補齋藏板

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元成言雲暴虐亡狀時  
陳咸在前聞之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爲定奏草求下  
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雲亡  
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  
之官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爲定奏草欲令  
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上  
於是下咸雲獄滅死爲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帝世章  
亦爲顯所陷免官朱雲王章傳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  
以它事論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



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

得寵位石顯傳癸亥以光祿勳匡衡爲御史大夫百官表

閏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通鑑考異曰漢書本紀作閏六月通鑑

據長歷作閏八月通鑑冬十一月齊楚地震大雨雪深五尺

樹折屋壞本紀荀紀

建昭三年六月甲辰丞相扶陽共侯章元成薨百官本紀

表恩澤侯表七月癸亥御史大夫匡衡爲丞相封樂安侯

戊辰衛尉李延壽爲御史大夫百官表恩澤侯表冬使西域

都護騎都尉北地甘延壽副校尉山陽陳湯共誅斬

卷三

西漢年紀 元帝

天

退補齋藏板

匈奴郅支單于康居通鑑本紀

建昭四年春正月郅支首至京師縣橐街十日通鑑甘

延壽陳湯上疏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李延

壽以爲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

令春掩骼工容反埋骨才賜反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

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

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迺埋之有詔

將軍議是陳湯傳考異曰按陳湯傳作繁延壽唯百官表作李延壽荀紀通鑑亦作李延壽

今從夏六月甲申中山哀王竟薨亡後絕本紀中山王傳



建昭五年春三月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來到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

吏覆方目反案小罪徵召證案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

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救之紀本

夏六月庚申復展園紀本壬申晦日有蝕之紀本上寢疾

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馬上詔問

丞相匡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

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言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皇

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又告謝毀廟人之上疾連年

卷三

西漢平紀 元帝

无

退補齋藏板

秋七月庚子遂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昭靈后武哀

王昭哀后衛思后園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為

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乃復申明之

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

讀曰馬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本紀章元成傳是歲

徙濟陽王康為山陽王通鑑長安士伍尊上言顏曰先嘗有爵

經奪免之而與士卒為伍故稱士伍言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

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

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



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視卧庭土吉卽時病  
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溼數奉甘羶  
讀與腕同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

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於  
心雖介之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  
上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專歸  
美於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  
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爲關內侯臣愚以爲  
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爲太僕十餘年

卷三

西漢年細 元帝

三

退補齋藏板

百官表作十年正當是年與官屬大爲姦利臧千餘萬司隸校尉

昌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

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四百戶後以爲城門校尉古傳

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立社山陽棗茅鄉社有大

槐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其故處五行志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禮賜單

于皆倍于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增漢氏以自親帝以

待詔掖庭王嬙字昭君賜單于爲閼氏應曰郡國獻女未御見須

命於掖庭二月御史大夫延壽卒在位多舉馮野王

故曰特詔



王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爲比三月丙寅乃下詔曰剛強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辯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爲御史大夫上繇下第而用譚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也野王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馮野王傳通鑑按原本不書延壽卒及舉野王事作三月丙寅詔曰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其以少傅爲御史大夫野王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文義未明今從傳更正河南太守九江召信臣爲少府百信表初信臣爲南陽太守爲民

卷三

西漢年紀 元帝

三

退補齋藏板

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堤闕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讀曰示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



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復數增

秩賜金至是徵爲少府召信臣傳夏封騎都尉甘延壽爲

列侯賜副校尉陳湯爵關內侯杜欽本紀杜欽上疏追頌馮

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

軍奉世以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

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

之法有矯制顏曰漢家之法擅矯詔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故不得侯今匈

奴邳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

兵屯田吏士四萬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

卷三十三

西漢年紀 元帝

三

退補齋藏板

比罪則邳支薄量敵則莎車眾用師則奉世寡計勝

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

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

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

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讀曰不立不知所從

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

白著爲世使表獨抑涉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

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

馮奉世傳欽故御史大夫延年子也通鑑



班彪贊曰臣外祖元弟爲元帝侍中語臣曰元

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瑟琴吹洞簫自度曲被皮

反歌聲分判干本反節度窮極幼眇讀曰要妙少而好

儒及卽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章匡迭爲

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然寬宏盡下出

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人之風烈考異曰荀紀贊語皆仍班

彪唯削去孝宣之業衰馬一語其有指哉今從荀紀

班固曰孝元之世亡王子侯者盛衰終始豈非

命哉侯表

卷三

西漢年紀 元帝

三

退補齋藏板



西漢年紀卷二十四

宋王益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成帝

孝成皇帝諱鷲元帝太子也年三歲宣帝崩而元帝即位為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竟寧元年五月元

帝崩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

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本紀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

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本紀益封五千戶

王氏之興自鳳始元后傳初許嘉自元帝時為大司馬

卷二十四

西漢年紀 成帝

一

退補齋藏板

車騎將軍輔政已八九年矣及帝立復以鳳與嘉立

杜欽以為故事后父重於帝舅乃說鳳曰車騎將軍

至貴將軍宜尊之敬之無失其意蓋輕細微渺之漸

必生乖忤之患不可不慎衛將軍之日盛於蓋侯近

世之事語尙在於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許皇后傳擢駙

馬都尉侍中史丹為長樂衛尉丹傳有司奏大鴻臚馮

野王王舅不宜備位九卿以秩出為上郡太守諸曹

馮立出為五原屬國都尉黃門郎給事中馮參出補

涇陵食官令立參野王弟也馮奉世傳遷中書令石顯為



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石顯傳大將軍王鳳以外戚

輔政求賢知自助奏請杜欽為大將軍武庫令故東

平相涿郡王尊補軍中司馬擢司隸校尉以陳咸前

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補長史咸薦御史蕭育杜

陵朱博除幕府屬鳳甚奇之鳳素重欽國家政謀常

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俾正闕失當世善政多出於

欽杜欽陳萬年朱博王尊蕭望之傳通鑑大將軍聞宛於元句音劬令東

海薛宣之能薦宣為長安令治果有名以明習文法

詔補御史中丞是時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法殿中

卷三十四

西漢年紀成帝

二

退補齋藏板

外總部刺史宣傳徵故左中郎將王章為諫大夫章傳谷

口鄭子真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大將

軍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王貢傳序秋七月大

赦天下本紀考異曰荀紀作冬十有一月按此赦為元帝葬而下也元帝以六月葬不應至十一月始赦也荀紀丞相匡衡上疏曰臣聞六經者聖

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

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

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

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孔子

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孔子



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乃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臣衡丞相匡衡奏射聲校尉陳湯前以吏二千石奉使顓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

卷四

西漢年紀

成帝

三

退補齋藏板

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

湯

建始元年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位三公典五常

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

謁者令顯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

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

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

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

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

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如



曰諸衛士吏盡得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

衛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

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

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讀曰職

萬眾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頰麻反爲小

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

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

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

不敬有詔勿劾衡慚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

丞相樂安侯印綬天子新卽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

丞問狀報衡曰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

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

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誡欺加非於君朕甚

憫焉方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

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

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

衡起視事御史丞劾奏尊妄欺詆非謗赦前事猥歷

奏大臣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摧辱公卿輕

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爲高陵令然羣下多

卷三十四

西漢年紀 武帝

四

退補齋藏板



是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石顯傳石顯等伏

辜劉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劉向傳淮

陽欽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為石顯等所侵因為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

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自以為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

徙者淮陽王傳博士鄭寬中東平內史張禹皆以師賜爵

卷五

西漢年紀 成帝

五

退補齋藏板

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張禹傳時上方

鄉學寬中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大將軍鳳薦長安班伯宜勸學召見晏昵殿誦說有法詔

從寬中禹受焉拜中常侍數年金華之業絕出敏王

子侯表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為安成侯食邑萬戶賜舅王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食邑三千

戶禁有八男唯曼蚤卒鳳崇與太后同母本紀元夏四月辛丑夜西北有如火光壬寅晨大風從西北起雲氣赤黃四塞天下終日夜下著地者黃土塵也伍



志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本諫大夫楊興博士駟

勝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

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非高祖之約外

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言事者多以爲然大將軍

鳳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卽位思慕諒闇故詔臣鳳典

領尙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弟與

同星天地赤黃之異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

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幾以承天心因乞

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

卷五

西漢年紀 成帝

六

退補齋藏板

情是以陰陽錯謬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

在朕躬今天將軍迺引過自予欲上尙書事歸大將

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

事誠欲庶幾有成顯祖宗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

輔朕之不逮母有所疑元后御史中丞薛宣上疏曰

陛下至德仁厚哀矜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無佚豫

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尙凝陰陽不和

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愚不知治道

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



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通稱進白黑分明繇是知名傳

通鑑秋少府召信臣奏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二十五

所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減

過大半又奏冬生菜強加溫火非時而生有傷於人

不宜以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

萬本紀荀紀八月戊午晨漏未盡三更五行志有兩月

相承見東方紀本九月戊子有流星大如瓠出於文昌

宮光燭地長四五丈委曲蛇形以貫紫薇宮荀紀本紀天文

志冬十二月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帝王之事莫

卷二

西漢年紀 成帝

七

退補齋藏板

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乎郊祀故聖王盡心

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

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

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于雲陽立泰畤祭于宮

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

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陁且

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

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

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殊未合于



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鄠成王郊於洛  
邑由是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  
時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于古帝王願與  
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爲  
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瑯邪師丹議  
郎汝南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禮記曰燔柴于太壇  
祭天也瘞薶于太折祭地也兆于南郊所以定天位  
也祭地于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  
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周公加

卷十四

西漢年紀 成帝

八

退補齋藏板

牲告徙新邑定郊禮于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  
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  
天地之禮必于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  
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  
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衡譚奏議曰  
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  
盡意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眾則合于  
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言少從多之  
義也論當往古宜于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



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  
皆著于經傳同於上世便于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  
古制而以爲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  
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六律詩曰毋曰高  
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  
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  
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天子從之旣定衡  
言甘泉泰時紫壇八觚宜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  
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尙書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

卷三古

西漢年紀 成帝

九

堪補齋 藏板

義紫壇有文章綵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  
祠瘞鸞輅駢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于古臣聞郊柴  
饗帝之養掃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娛天  
神歌太簇舞咸池以娛地祇其牲用犢其席橐楷音  
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  
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  
報功惟至誠爲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  
女樂鸞輅駢駒龍馬石壇之屬宜勿修天子皆從焉  
郊祀 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兖州東郡



分水爲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  
闕無大患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  
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  
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  
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爲魏郡  
清河滅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執故穿九  
河今旣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  
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于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  
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

卷十四

西漢年紀 成帝

十

退補齋藏板

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  
南合今其曲勢復邪直貝邱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  
行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  
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尙書善爲算  
能度功用遣行視以爲屯氏河盈溢所爲方用度不  
足可且勿浚

溝洫志

建始二年春正月丞相衡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  
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密上下時本秦侯  
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



及定卽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旣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常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郊祀志本紀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詔曰迺者徙

泰時后土于南郊北郊朕親飭躬郊祀上帝皇天報

應神光竝見三輔長無共居用反張竹亮反繇役之勞赦

奉郊縣長安長陵及中都官耐罪徒減天下賦算四

十本紀考異曰荀紀以爲閏二月今從漢書本紀閏月以渭城延陵亭爲

卷三十四 西漢年紀 成帝 十一 退補齋藏板

初陵本紀考異曰荀紀以爲閏二月漢書以爲閏正月按長歷是年閏正月漢書爲是今從之

三月戊子北宮中井泉稍上溢出南流本紀五初元

帝時童謠歌曰井水溢滅竈烟灌玉堂流金門荀紀上

自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卽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

大將軍武庫令杜欽說大將軍鳳曰禮一娶九女所

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

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

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允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

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



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于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

讀曰

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女子四十容

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來異態後來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閑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主上富于春秋未有嫡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母必有聲色音技能爲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爲寒心

卷三

西漢年紀

成帝

十一

退補齋藏板

唯將軍常以爲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爲故事無有欽復重言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留深意后妃之制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宴鳴關睢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咏淑女讀曰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



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于往古無害于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早定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讀曰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為漢家建無窮基誠難以忽不可以遴與同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許后杜欽傳帝遊後庭

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

卷二十四

西漢年紀 成帝

三

退補齋藏板

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必計反女今欲同輦

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

樊姬今有班婕妤好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

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有男數月失之班婕妤好傳是歲丞

相衡御史大夫譚條奏長安廚官縣官給祠郡國侯

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

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

應禮或復扶目反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

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為應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



罷杜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荆巫  
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泰一三  
一黃帝冥羊馬行泰一皋山山君武夷夏后啟母石  
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采成山  
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仙人玉女徑路黃帝天神  
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  
餘人皆歸家郊祀志

建始三年夏大水三輔霖雨三十餘日郡國十九雨  
山谷水出凡殺四千餘人壞官寺民舍八萬三千餘

卷三十四

西漢年紀 成帝

十四

退補齋藏板

所五行志帝甚敬重右將軍王商徙爲左將軍以執金

五任千秋爲右將軍而王鳳顯權行多驕僭商論議

不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百官表王商傳秋大雨三十日關

內大水渭水虜音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橫城

門人未央宮尙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莫見至句盾

禁中而覺本紀五行志考異曰五行志作十二月

戊申朔日有蝕之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求直言方

正極諫之臣本紀按原本無夜地震以太常陽城

侯劉慶忌舉太常丞谷永永合陽侯梁放舉前大將



軍武庫令杜欽欽傳承上對曰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

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

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

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卽位正五事建大中

以承天心則庶徵序于下日月理于上如人君淫溺

後宮般讀與盤同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

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

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妾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

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

卷三

西漢年紀 成帝

五

思補齋藏板

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愼舉錯古屢字失中

與詩曰與下同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

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

于內執行于外至傾覆國家惑亂陰陽昔褒姒用國

宗周以喪閭妻驕扇日以不滅此其效也經曰皇極

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

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

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于正身勉強

于力行損燕私之閒讀日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



罷歸倡優之关古字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

與娛同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

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母淫于酒母逸于游田惟

正之共讀曰恭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

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

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讀曰霸功幽王惑于

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于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

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慢之

端抑褒閹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

卷三十四

西漢年紀 成帝

六

退補齋藏板

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讀曰豫政

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

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與管同納言

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敕正左右

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

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

右肅艾讀曰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

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

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



之福論財選士必試于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寢潤之諂愬則抱功修

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僞之徒不得卽工小人

日銷俊艾讀曰艾下同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

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賞得于前眾賢

布于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

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

于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

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于下莫甚于

卷三古

西漢年紀 成帝

七

退補齋藏板

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

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繇

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音單民財使天下黎元咸

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

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

民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

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

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

威用六極傳云六沴作見若不共御讀曰恭禦六罰既侵



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閒災異蜂起小大畢具所行不饗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

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

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

留神承傳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

直言之士將以求天心迹得失也臣欽愚戇經術淺

薄不足以奉大對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

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外國者中

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外國侵中國

卷三

西漢年紀 成帝

六

退補齋藏板

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

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

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來曷反之心關東諸侯無

強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殆為後宮何以言

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戌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

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讀曰嫡妾將有爭寵相

害而為患者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

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

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



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  
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  
人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  
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  
哉惟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  
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宮之饗膳致晨昏之定  
省如此卽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  
聽于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侈價  
萬姓之力以從讀曰縱耳目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信

卷三

西漢年紀 成帝

五

退補齊藏板

讒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于不以  
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眾祖業至  
重誠不可以佚豫爲不可以奢泰持也唯陛下忍無  
益之欲以全眾庶之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欽天子  
異永對特召見之永傳丁丑丞相樂安侯匡衡免百官  
初衡封僮之樂安鄉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南以  
閩陌爲界初元元年郡圖誤以閩陌爲平陵陌積十  
餘歲衡封臨淮郡遂封眞平陵陌以爲界多四百頃  
至建始元年郡迺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



衡謂所親吏趙殷曰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事晚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欲柰何殷曰賜以爲舉計令郡實之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願當得不耳何至上書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爲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陵陌爲界不足故而以閩陌爲界解何郡卽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王駿少府張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春秋之義

登古

西漢年紀 成帝

年

退補齋藏板

諸侯不得專地所以一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目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滅縣界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爲庶人衡駿吉之子也

建始四年春三月甲申以左將軍樂昌侯王商爲丞

相百官表益封千戶商爲人多質有威重天子甚尊任

之商右將軍任千秋爲左將軍長樂衛尉史丹爲右

將軍百官表兩于具反雪燕多死谷永對曰皇后桑蠶以



治祭服共

讀曰供

事天地宗廟正以是日疾風自西北

大寒雨雪壞敗其功以章不鄉

讀曰嚮

宜齊

讀曰齋

戒辟

讀曰

寢以深自責請皇后就宮高閉門戶毋得擅上

且令眾妾人人更進以時博施皇天說

讀曰說

喜庶幾

可以得賢明之嗣卽不行臣言災異俞甚天變成形

臣雖欲復捐身關策不及事已

五行志

夏上盡召復言

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

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

之治何務各以經對杜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

卷三十四

西漢年紀成帝

三

退補齋藏板

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成

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

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

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

不孝則事君不忠蒞官不敬

戰陳不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

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

于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爲之

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爲主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

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庾哉取人之術也



殷因於夏尙質周因於殷尙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  
宜抑文尙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僞孔子曰惡紫之奪  
朱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  
不言則漸日長爲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  
違忠而耦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  
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  
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  
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此則眾庶咸說讀曰悅繼  
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傳谷永

卷之十四

西漢年紀 成帝

三

退補齋  
嘉板

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關  
於聖聰書陳于前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  
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無  
用之虛文欲末殺先昌反災異滿調來直反誣天是故皇  
天勃然發怒甲己之間暴風三溱與臻同拔樹折木此  
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特復問永永對曰日食發  
女九度占在皇后地震蕭牆之內咎在貴妾二者俱  
發明同事異人共掩至陽將害繼嗣也讀曰恒日食  
則妾不見直地震則后不見異日而發則似殊事亡



故動變則恐不知是月后妾當有失節之郵與尤故

夫因此兩見其變若曰違夫婦道隔遠于萬眾妾妨

絕繼嗣者此二人也永傳五行志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

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復曰方今

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

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

不得有為亡吳楚燕梁之執百官盤在親疏相錯骨

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

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毫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陛下

卽位委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白氣較然起乎東方

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覆冒京師申以大水著以震蝕

各有占應相為表裏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

黃濁冒京師王道絕微之應也陛下誠深察愚臣之

言致懼天地之異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

得人更進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

毋論年齒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為福陛下

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于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

之災山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災異已極疎賤之臣



至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私欲閒離貴后盛妾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于湯鑊之誅此天保佑漢家使臣敢直言也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尊甚苦由至尊聞天意甚難不可露願其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爲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卽以爲誠天意也柰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唯陛下省察熟念厚爲宗廟計杜欽亦倣此意時對者數十人永與杜欽爲上第焉上以其書示後官擢永爲光祿大夫

卷三十四

西漢年紀

成帝

十四

退補齋藏板

永傳通鑑

秋七月熒惑踰歲星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

時歲在關星西四尺所熒惑初從畢口大星東東北

往數日至往疾去遲天文志九月長安城南鼠巢樹上

桐柏尤多巢中無子荀紀大雨水十餘日五行志河決于

館陶及東郡金堤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

四郡三十二縣水所居地凡十五萬餘頃深者二丈

壞敗宮寺室廬且四萬所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尹忠

對方略疏闊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調均

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漕船五



百艘先勞反徙民避水居邱陵九萬七千餘口溝洫志荀紀

王戎少府張忠為御史大夫百官表是歲守京輔都尉

王尊為京兆尹百官表初南山羣盜備音倍宗等數百人

為吏民害拜故宏農太守傅剛為校尉將迹射食亦反

士千人逐捕顏曰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歲餘不能禽或說大

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載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

讀曰示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故高陵令

王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守京兆尹事旬月間

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為真王尊傳關內侯

卷三十四 西漢十紀 成帝 三 退補齋藏板

陳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案驗實王子也

湯下獄當死光祿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

子玉得臣文公為之爪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

不敢窺兵并脛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讀曰

嚮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

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卒之臣竊見陳湯前使

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懼

皮通反億義勇奮發卒讀曰猝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讀曰

遙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



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  
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是不  
決執憲之吏欲置之太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  
北阬趙括以織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  
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  
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  
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  
勞於人尙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  
忽於鼓輦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

卷二西

西漢年紀 成帝

天

退補齋藏板

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  
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後西域都  
護天水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  
燉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  
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  
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誦申湯入見有詔毋  
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  
臣罷癯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  
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



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樸鈍弓弩不利今聞頗  
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  
後敵今圍會宗者人眾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  
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  
煌歷時迺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柰  
何其解可必乎度徒各反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  
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  
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矣大  
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一決於湯

湯傳通鑑

卷之六

西漢年紀成帝

卷

退補齋藏板



